

文

藝

本期內容

文藝人 用家之言
百家爭鳴 為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聖樂雜錦 崇拜、聖樂與聖靈契合
書訊
阡陌拾穗
焦點閱讀 扭曲的面譜
社長室 成立於一九七七年的
「世界傳道會」
文藝同工傾心事 口琴之戀
本社動態

通訊

C C L C

Newsletter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Nov. 2003 第二十四卷 第六期 Vol.24 No.6



用家之言



江大惠

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講師

有說現代人是世俗人，遠離宗教，至少在日常生活中盡量不與宗教打交道。現代人看宗教就好像醫院一樣，平日盡可能不去接觸。無緣無故誰想去醫院呢？若知道有一所高水準的醫療設施在附近，便會心安得多，因為無法知道何時會需要醫療。萬一有需要，人人都想光顧一所擁有最先進醫療設施、最優秀醫務員工的頂級醫院。人對宗教也一樣，儘管平日不上教堂，紅白大事仍希望「做得好好睇睇」（體面）！

今日的出版社在人的心目中地位不重要，可有可無。出版社作為一盤生意又囿於經濟的考慮，不能只出版叫好不叫座的作品，或者庫存大量佔用貨倉的經

典。順應潮流的需求，只能投其所好，出版一些軟性的「雲眼嬌」書籍。

最近翻讀約翰衛斯理的著作，對他對原罪、聖靈的論述感到奇怪，不易捉摸他的意思。結果發現衛斯理對基督教信仰的體會，不像現代大部分基督徒般依靠奧古斯丁、路德系統的解讀。衛斯理師從更古老的東方教父，特別是亞歷山大學派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約153-217）和女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約330-395）。別說信徒，連牧者、神學生、神學講師一生亦未必會接觸革利免和貴格利的作品。

不過，若一有需要，多麼希

望有原典可以拿來參考。幸而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前身輔僑出版社早在一九六二年及一九六四年出版了《亞歷山大學派選集》及《東方教父選集》，令我可以接觸到革利免和貴格利的原典（九月剛出版一系列「心靈小經典」，《神哲學的建構者：聖貴格利》即其中一冊）。再讀衛斯理時便恍然開竅，原來衛斯理是順著革利免和貴格利的理解，而不是奧古斯丁和路德來闡釋基督教信仰。

就用家來說，我也不常讀教父原典。但知道身邊有一套可靠的原典，便令我放心，曉得必要時有所依靠，就像在我們社區中有一所設備先進的一流醫院一樣。

為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黃慧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名譽講師

兩年前崇基禮拜堂以使徒信經為基礎編排一系列的講道，我被邀請負責重新解讀「為童貞女馬利亞所生」一節。對現代人來說，這節可以說是相當難以理解的：既要認信馬利亞為童貞女卻是母親；亦要認信她是血肉之軀卻又是神的母親。先別說其兩項內容在智性邏輯上存在著無法辯解的矛盾，童貞女這個觀念在近代女性主義倫理討論上，因為其對婦女所造成的一面倒壓抑而備受非議。究竟我們作為現代人，可以抱怎樣的態度去理解上述一節信經？

聖經的根據

對於馬利亞的聖靈感孕，聖經中的馬太和路加福音書有清楚的描述。然而對馬利亞童貞最詳細的描述，就要數典外文獻中的一部稱為雅各福音（*protevangel of James*）的書卷。雅各福音中特別提及馬利亞童貞的完整性，指出她不僅在生產過程中童貞未受損，她在生產耶穌的過程中亦無陣痛，以及在產下耶穌之後也沒有進行過性交，以致一直也沒有其他子嗣。相對於聖經對馬利亞資料的缺乏，雅各福音為天主教會的馬利亞神學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事實上，聖經中對馬利亞所有的資料少得令人驚訝，與天主教會或新教對馬利亞的重視形成強烈的對比。除了馬太和路加福音對馬利亞的童貞懷孕毫不隱晦外，新約聖經的其他經卷對此完全緘默。就福音書來說，馬可從耶穌成年的旅程開始；約翰則回到老遠的太初

開始。只有在約一13中有「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乃是從神生的」一節，它在最早的拉丁譯本中被強解繙成單數，以重申耶穌從聖靈而生的信念。至於保羅和其他書信及使徒行傳等，都對童貞感孕絕口不提。

最後，聖經中就童女是否永遠保留了童貞，馬利亞是否「第二夏娃」（相對於耶穌的第二亞當的拯救，羅五12-21），馬利亞作為上主之母（路一43「我主的母」），她的升天、無罪及馬利亞作為信仰典範等的經文參據都甚具爭議。

馬利亞神學的發展

部分由於這個理由，新教信仰不接受馬利亞的神聖，甚至認為天主教將馬利亞奉為聖母是偶像崇拜。然而對於馬利亞的崇拜，淵源可追溯到四世紀，並一直廣受歡迎、深入民心。

像很多的基督教教義如三一論一樣，馬利亞信仰是經過早期教父的多方爭議而發展出來。對於馬利亞的爭議，中心並不在乎馬利亞本身，而是在於耶穌基督。主後一三〇年，利昂主教受任紐的著作中對馬利亞等同第二夏娃的神學論點作了最早最完備的記載。在《反異端》中，他清楚提出：「正如人如何因一個童貞女（夏娃）的叛逆而墮落以致死亡，人也如何因為一個童貞女（馬利亞）對上主聖言的服從而更新生命及得著生命。……（基督）也不從其他而生，而選擇了通過她（馬利亞）而降世，保存了（亞當）同樣的樣式；以致

亞當可以在基督中重生，由可腐朽的成為不會腐朽的。」

很明顯，馬利亞的重要性是因為她與耶穌的關係。過去馬利亞神學亦是以解決第二、三世紀一個最基本的辯論為中心：耶穌的神性和人性。教父初期要面對諾斯底主義的影子說，反對他們為了高舉耶穌的神聖本質，將耶穌與馬利亞的關係說成像水經過水管一樣，不沾染任何肉身的腐朽。另一方面，教父特土良就提出耶穌若成為真理，祂必然是成為真正的肉身；祂既是真正的肉身，祂就必然是生產所出的，就不可能是魅影。依據這個原則，拯救在乎耶穌的真實及全然的人性，亦即是祂真正的活過和死過，並且真正的由婦人而生。於是馬利亞便追隨耶穌神人兼備的特質成為另一個歷史的大吊詭：童貞卻是母親、是人母卻又是神的母親。

在了解馬利亞神學對基督教信仰肯定耶穌既神既人的重要性之同時，亦要明白到馬利亞神學的限制。馬利亞之所以受重視是因為耶穌，馬利亞的神學傳統亦是因為完善基督論而生。然而馬利亞既標誌著基督教傳統中少有的對女性的敬拜，卻也標誌著歷來基督教會對女性和性的壓抑；她既成為負面的夏娃的拯救者，也自網於一個絕對聖潔和全然順服的婦女典範中——她所衍生的信息是混雜的。近代女性主義神學重新建立基督教傳統中的女性傳統，馬利亞的故事又成了聖父和聖子信仰傳統之間一個重要的信仰參考。



崇拜、聖樂與靈裡契合

蘇成溢



在啓示錄中，約翰在特別的地方（拔摩島）、特別的時間（主日），聽到聖靈向他說話，然後看見耶穌。他受吩咐要做的事，就是要寫信，將上帝的心意告訴七教會。

教會是「信徒的聚合」

所謂「教會」，原文是 Ecclesia，本有招聚、聚合在一起的意思。在早陣子的非典型肺炎時期，傳聞很多教會都有開緊急會議，討論是否該停止聚會，以避免交叉感染。然而教會的主日崇拜，卻沒有人說停，因為大家都知道，教會本身就是要我們聚集在一起。

但是我們聚集在一起，不是因人的名，不是因某人講道而聚集，而是因上帝招聚我們。所以教會所高舉的，惟獨是「以上帝為中心」。人因基督之名，以上帝為中心，聚合（ecclesia）在一起，聽聖靈之言的，這就是教會（Ecclesia）。

聚合的目的

信徒聚會時，究竟做些甚麼呢？聚會中有甚麼共通且必需的元素呢？其一就是「聖道」，也就是上帝的話，聖靈的啓示。故此在崇拜中，必須有聖經及對聖經的講

解。

其二就是「頌讚」。在啓四章中，約翰看見除了四活物（這代表服事上帝的使者）頌讚外，亦看見廿四長老的頌讚。有解經家說這是指舊約的十二支派與新約的十二使徒，亦即是說在舊約至新約中被上帝揀選服事祂的人，都要讚美祂。教會在世上有五大功能：崇拜、教導、傳福音、團契、服務。到新天新地時，末後的四項都不再需要了，惟獨崇拜（頌讚）上帝沒有止息，就如啓示錄中所描述的一樣。

上帝聚合祂的子民，為要向他們說話（聖道），也要他們讚美祂（頌讚）。聖道和頌讚是教會不可或缺的事。

靈裡契合

由於教會出於同一位上帝，受同一聖靈感動，得到同一基督救贖；所以教會本身是合而為一的，有合而為一的基礎。因此，各教會間雖然背景、傳統不同，但在崇拜中宣講聖道及頌讚上帝的時候，都該有合一的精神。在二千年的教會歷史中，至少有一千五百多年，是不分所謂不同宗派的聖詩。

在德國改教後，巴赫、韓德爾雖該不是天主教徒，但他們仍寫

「彌撒曲」，不覺得有甚麼問題，因為他們知道是在頌讚同一個上帝。寫《安樂家庭歌》（普頌465）的奧古斯丁，人都不會把他分為天主教或基督教，因為他在教會史上是重要的神學家、思想家、教父，他的貢獻遍及教會整體。

故此，考慮崇拜用詩時，應以合一的精神，就有效宣講聖道及頌讚上帝為選詩條件，而不是因宗派背景的不同而以不同的眼光去選用。正如我們不需因《寰宇群生歌》（普頌33）、《平安夜歌》（普頌100）是天主教神父的作品而棄唱，亦不要因《堅固保障歌》（普頌428）是馬丁路德的作品、《新生王歌》（普頌105）是查理士衛斯理的作品、《千古保障歌》（普頌30）及《普世歡騰》（普頌111）是以撒華茲的作品，便認為這些是信義會、循道衛理會、公理會才可唱的某一宗派作品。

聖樂在崇拜中，可以促進我們靈裡契合，透過一起歌頌那創造宇宙萬物的獨一主宰，能體驗教會合一的精神。

錄音整理：施為
節錄自五月三十一日在聖安德烈基督中心舉行的聖樂研討會「崇拜、聖樂與信徒心靈」信息

* 無隔閡的兩代對白 *

心靈關懷隨身讀 3

爸爸的心肝寶貝

集立人 吳思源著

Soul Shepherding 3

Fathers' Deary by Kung Lap Yan, Ng Sze Yuen ISBN 962-294-826-X 3015A

兩個爸爸和一對女兒、一對兒子的生活故事篇。一個是神學教授，一個是基督教文化工作者，從他們與成長中的稚女稚子相處、爭辯、感性對話、思想砥礪中，瞥見神學人、文化人的薰陶之下，新一代的思考模式、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如何模塑。內容嚴肅輕鬆兼而有之，樸實無華而又溫情洋溢。父慈子孝，四個小小神學家、小小文化人，彷彿正在悉心孕育下成形。



* 聖誕名著兩面睇 *

第四博士·兒童版

樊大克 原著 施為 編寫

The Other Wise Man for Kids by Henry van Dyke compiled by Sze Wai

ISBN 962-294-510-4 1883

第四博士向新生王獻上甚麼禮物呢？穿梭於曲折的故事和絢麗的插圖之間，小讀者對聖誕節會有更深領會。



第四博士與十篇聖誕名作

樊大克、歐亨利、杜斯妥也夫斯基等著

The Other Wise Man & Ten Famous Christmas Stories

by Henry van Dyke, O. Henry, F. M. Dostoyevsky... ISBN 962-294-469-8 1754

本書完整翻譯了樊大克的「第四博士」，並精選了多位名家的聖誕小說，是佳節期間不容錯過的作品，適合親子一同捧讀。

* 本社最新代理 *

人生的困惑——哈巴谷書的生活應用

曾立煌著

本書有別於市面一般從心理學角度探討逆境的書籍。作者深信聖經是最佳的抗逆材料，從哈巴谷的真實經歷出發，導向面對困境的信仰反省，讓讀者重拾對人生及神的信心。



永曦的祝福——黃永熙博士聖樂特輯

小枝編

Blessing of Everlasting Sunlight Compiled by L.B.C. 7080

本特輯是小枝牧師為紀念黃永熙博士而製作，其中收錄了黃博士作曲的「榮耀歸神歌」、「人生意義歌」、「奉獻於主歌」、「天天效主歌」、「主禱文」。以普通話頌唱，並附贈伴唱音樂。希望藉此特輯，將上主的福音廣傳給世界各地的中華兒女。



文藝書室

聖誕暨新年大減價

由2003年12月1日至2004年1月20日

大量精選好書由 **五折** 起

本版書 **八折**，外版書 **九折**

禮品、CD 九折

凡購買任何貨品，送好書乙冊！

書室加開營業時間

主日下午一時半至五時半

歡迎蒞臨參觀選購

D . G . L . C . B O O K S T O R E

阡陌拾穗

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由香港藝術發展局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之第七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已公佈。本社出版之《山水遙遙》(黎翠華著)獲得「散文組」推薦獎。其餘獲獎作品如下：

新詩組

- 雙年獎《關夢南詩集》
(關夢南, 風雅出版社, 2001)
- 推薦獎《城市浮游》
(鍾國強, 青文書屋, 2002)
- 《原詩》
(林幸謙, 天地圖書, 2001)

兒童少年文學組

- 雙年獎《貓咪QQ的奇遇》
(黃慶雲, 新雅文化, 2002)
- 推薦獎《一家人看月亮》
(阮志雄, 螢火蟲文化, 2002)

文學評論組

- 雙年獎《魯迅·陳映真·朱光潛》(黃繼持,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2002)
- 推薦獎《今生此時今世此地——張愛玲、蘇青、胡蘭成的上海》
(古蒼梧,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2002)
- 《書寫浮城——香港文學評論集》(葉輝, 青文書屋, 2001)

散文組

- 雙年獎《從前》
(董橋,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2002)
- 推薦獎《山水遙遙》
(黎翠華,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2002)

小說組

- 雙年獎《魚咒》(王良和, 青文書屋, 2002)
- 《無城有愛》
(王貽興, 蟻窩出版, 2002)
- 推薦獎《病忘書》
(潘國靈, 指南針集團, 2001)

《山水遙遙》評語：

作者選擇題材獨具慧眼，信手拈來，極有吸引力；而無論筆下所及對象大小，都能聚焦準確，方位適當，因此構成之文章幅度亦有機而自然，無一般作者筆下自我設限之弊。文采可觀，敘議交織，復勇於用古今典，無損其通透與明朗。



扭曲的面譜

——近代文學中人的形像困惑

摘自《生命真精彩——文學世界中的人性光芒》，70-72頁

創立「現代精神」的西方，本身對「現代文明」卻充滿了矛盾與猶豫。在過去一個世紀，不少西方思想家對自己的文化作了批判的剖析與反思，而其中最令他們感到困擾的是人的形像破落。在文明不斷進步的光明前景中，文學家卻將人類迷失、人格割裂、分解、受困被壓的面譜一塊接一塊的向我們呈示。這些面譜告訴我們一個事實，西方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感受到人的本相備受衝擊，以至他們再不能確定，到底「人」是甚麼。人觀的困惑是西方文化在二十世紀一重大問題。

論到對人的理解，文學家與哲學家有很大的分別。哲學家往往企求直闖本質（essence-nature）的領域，他們追索的是有關人最普遍的質素。文學家卻很不同；他們所處理的是獨特處境中獨特的人的經歷及其具體表現。他們「現象地」（phenomenologically）將人生的種種問題呈示出來，以照亮人存在的實

況。因此，我們不要期望詩人或小說家能提供有關人性的結論。他們所提供的是他們體認人的處境，人在這些處境中的經歷、感受、對生命的疑惑與驚喜。我們從文學家筆下所能捕捉的，不是人的本體結構，而是人具體存在的一些影像（images of man）。從這些影像，我們或許可以捕捉到文學家所處時代的人的自我形像。

人是複雜的，也正因其複雜性，任何有關人的理論性剖析與立論，都會顯得片面不足。文學要表達的正是生命的複雜性。美國文學評論家樊大克（Henry van Dyke）說得好：「假如生命可以用幾句話去總結，我們便無需再寫小說了。」對文學來說，生命不能三言兩語總結，生命必須從不同角度將不同處境中的存在可能表達出來，好讓人各種不同的面相交織成一幅整合的圖畫。

……

在討論西方現代文學時，我們

發現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便是現代文學中瀰漫著悲劇反諷（tragic irony），而「反諷」的意義更起了極大的轉變。在古典文學中，悲劇反諷基本上是一種寫作技巧，突出悲劇英雄因命運逆轉而來的震驚，以營造一種扣人心弦的悲劇壓迫力。例如在古代希臘劇作家索佛克里斯（Sophocles）所寫的悲劇《伊萊克查》（Electra）中，與嫂通姦、弑兄奪位的艾基斯伐（Aegisthus）佈下陷阱，以圖殺害為父報仇的奧納斯德（Orestes），卻被奧納斯德識破並將計就計。當艾基斯伐懷著喜悅的心情，跑去揭開那蓋著他以為是仇人屍體的大布，卻發現那屍體並非別人，而是他的愛人及同謀——姬妲納蒂（Clytemnestra）。台下觀眾早已知道被殺的是她而不是奧納斯德。艾基斯伐揭布的那一刻，觀眾屏息地等待他面對命運逆轉的怖慄。命運弄人的諷刺便表露無遺，而反諷的意義就在於此。



余達心著
曠野文叢 2
2003年
155頁

本書簡介

本書表達了作者多年讀西方文學的心得與感受，展現了他對神學、哲學、文學融會貫通的透視力。他對卡夫卡、米蘭昆德拉及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名家的討論，引領讀者進入寬廣的人文精神世界，看到人性錯綜的面相——卑劣與尊貴同體，墮陷與超拔連結。

作者簡介

余達心博士是資深華人神學工作者，現任中國神學研究院系統神學教授及副院長。多年來不斷思索西方文化危機及中國文化重建問題，因而致力批判文化現象背後的思想體系及意識型態。論著包括《信念書註釋》、《教會發展史新釋》、《自由與承擔》等。

二百多年前，英國倫敦的商賈，涉水攀山，東向尋找商機，將香料、絲、茶、黃金及其他商品帶返英國，絡繹於途。同時，卻另有一班受聖靈充滿的基督新教教徒，他們蒙召，不在尋找地上的財富，而是要將天國的福音帶到遠方。他們訂造遠洋輪船，涉水啓航；另外亦訂造牛車，穿越曠野、沙漠，遠赴東方。他們藉建造學校、醫院，扶傷救人，將上帝的福音傳播，醫活人的心靈，教堂亦從此建立，遠達非洲、太平洋與亞洲。這樣偉大的傳教運動，經歷了約一百八十多年。這就是「倫敦傳道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 LMS) 的遠象。

一九七五年，另一批人正在新加坡參加宣教諮詢會議，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種族。他們只爲了傳教歷史及對主耶穌基督的承諾而聚集在一起。他們宣稱：他們有一共同使命，不是因爲他們具有某些技能，只不過他們都是主耶穌身體的一部分。他們願意將教會作爲宣教的起點，在自己的國土內展開傳道的工作，並願意參與整個世界的傳道使命。參與的教會不是爲了一己的利益，只是爲了上帝對世人永遠不移的愛。從此，他們將過往單向的傳道方式放棄，不再只將福音由西方

傳給東方；不再由北半球傳往南半球；不再只從富裕地區傳給貧窮地區；擺脫施與受者的身分界定，以平等地位，彼此尊重，以伙伴身分，共同成爲會員，將權力的界限打破。這矚目嶄新的宣教組織，在一九七七年正式成立，命名爲「世界傳道會」(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總部設在英國的倫敦。

當年有二十二個來自非洲、加勒比海區域、歐洲、東亞區、南亞區及太平洋多個地區的聯合教會會員參加。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社會、文化、宗派的教會，他們分屬於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國家，都樂意不分貧富、強弱，以平等地位分享資源，分擔責任，發揮肢體彼此關顧的精神，力求在這大時代中履行基督吩咐的大使命。

世界傳道會的精神，是每一個會員教會都樂意將自己所有的人力資源、經濟資源和思想與他人分享(Sharing of resource, human power and ideas)。這世界傳道會的差傳新模式、受託心志及分享精神，帶給西方差會很大的挑戰，也給與當年第三世界教會很大的肯定和鼓舞。

「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爲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以弗所書二章十四節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in 1977

By Fung Sau Chung
Translated by Piers Kuan

Some 200 years ago, merchants from London of England climbed up the mountains and waded across the seas with a view to hunting fo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East. They brought spices, silk, tea, gold and other commodities back to England. Ceaselessly, they traveled to and fro. In the meantime, there appeared a group of Protestant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called by God, preaching the gospel to the distant lands instead of making fortunes on earth. They placed orders to make vessels for traveling across the oceans and then embarked on their journeys; besides, they asked people for making ox carts to stumble across the prairies and deserts to the East far away. By building schools to educate the illiterates and hospitals to save the injured, they spread the good news to people, thus curing their minds and enlivening their souls. Since then, churches were set up in Africa, Pacific Ocean and Asia in the distance. This mighty preaching campaign lasted for some 180 years. This was the vision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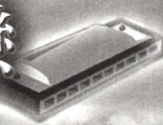
In 1975, another group of people coming from various nations and races was attending missionary consultation conferences in Singapore. The reasons for their gathering were solely for ordinary missionary history and commitment to Jesus Christ. They proclaimed, "We share the same mission, not because we possess specific skills, but because we are parts of the body of Jesus, our Lord." They were willing to make their churches as the starting points of the missionaries, thus launching the work of preaching locally as well as getting pois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missionary worldwide. Those churches involved were not for the benefits of their own, but only for the everlasting love from God to all people. From that time onwards, they gave up the one-way missionary in the past

that the gospel was spread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that from North Hemisphere to South Hemisphere; that from the rich regions to the poor ones; and finally got rid of the notion of the giver-and-taker identity distinction. Instead, having equal status and mutual respect, they worked in partnership and became members together, resulting in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of power. This groundbreaking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was officially founded in 1977.

There were 22 members of the united church from Africa, the Caribbean region, Europe, the East Asia region, the South Asia region and the Pacific Ocean region took part in it that year. All those churches from different nations, societies, cultures and religious sects belong to countries of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World. They did not mi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or between the strong and the weak; but cared about the equal status in sharing resource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y were targeting at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pirit of Mutual Care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 thus striving for fulfilling the Great Mission commanded by God in this era.

The spirit of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is that every member church is most willing to share their human power,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ideas with one another. The innovative mode of missionary, entrusted ambition and spirit of sharing of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not only posed uphill challenges to the Mission Agencies of the West, but also gave the churches of the Third World tremendous recognition and encouragement.

"For he himself is our peace, who has made the two one and has destroyed the barrier, the dividing wall of hostility." (Ephesians 2:14)



還記得在年輕求學的日子裡，我對音樂可說是「IQ零蛋」，在成績表上這個科目通常是紅色的。最深刻就是小學階段上音樂課時，常與同學在堂上搗蛋、滋事，把音樂室當成了遊樂場，氣得老師死去活來；加上當時對看五線譜和打拍子等樂理知識一竅不通，使我對音樂這科更是望而卻步。

不過自加入文藝的大家庭後，我卻對音樂漸漸產生了興趣。因為每天辦公前都有早會時間，而領早會的同工也會揀選一些詩歌與大家分享；加上同工當中，有很多唱得、作得、彈得之人，所以我就在這樣的環境浸淫下，愛上了音樂。可惜先天條件不足，我的歌聲並不悅耳，每每只能作同工們的「陪襯」。不過

音樂除了用人聲表達外，也可用其他的表達方式，所以我閒來就選擇了用樂器去演繹一些喜愛的曲調。而云云樂器當中，我選了口琴，一來它易於掌握，較適合我這個「高齡」才學玩樂器的人，二來它嬌小的體形也方便我這個懶人攜帶。

我是個不太懂得表達自己的人，平日說話不多，彷彿就只有在樂聲之中才能尋回一些失落了的感覺。雖然我自知不像那些「大師」或「老手」般吹得出神入化，但閒來用它吹奏一些心愛的樂章和抒情的音樂，也是不錯的選擇呢！

我想用這種方式與音樂談情，也很適合我這個另類的「音樂人」吧！



人事動態

- 由九月一日起聘金頌恩女士協助新版《普天頌讚》工作。
- 本社聘區美賢女士由八月初至十一月下旬，協助新版《普天頌讚》翻譯及編曲等工作。

黃永熙博士追思會

- 本社前社長、執委會主席、永遠名譽主席黃永熙博士追思會已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廿七日假合一堂香港堂舉行，出席追思會者達四百餘人，黃永熙夫人亦從美返港親向主辦單位及親友致謝。

嘉賓到訪

- 潘乃昭牧師陪同靈風基金會董事 Rev. Dr. Chris Wright 到社訪問，由社長接待。

會議及書展

- 十月廿八日至廿九日本社主席、社長及多位執行委員及同工參加由基督教文化學會主辦，國家宗教事務局宗教研究中心及宗教文化出版社、何世明基金有限公司、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信義宗神學院及本社協辦之「宗教的社會功能」研討會。
- 由基督教出版聯會等機構主辦之基督教書展已於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五日假尖沙咀街坊福利會舉行，共六十八個參展單位參加，本社亦為參展機構之一。



IN MEMORIAL

- The Worship Service in memorial of Dr. Heyward Wong was held on September 27, 2003. There were around 400 participants. Most of the people who knew him yearn his good doings during his lifetime. Mrs. Heyward Wong, Alice came back from New York particularly to give thanks to all the friends in the service.

VISITORS

- We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Rev. Dr. Chris Wright along with Rev. Dr. Michael Poon, our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to visit our office in October 2003.

SEMINAR

- The CCLC associated with the Christian Cultural Society together with three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and two organizations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PRC from Beijing to hold a seminar o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Religions" at YMCA in Kowloon, Hong Kong. There were 22 speakers in the seminar from 28-29th October, 2003.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very impressed by the speakers.

ACP UNITED CHRISTIAN BOOKFAIR

- We have again joint the United Christian Bookfair from October 30 to November 5, 2003. There were about 68 booths of different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in the bookfair.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香港總社：香港九龍柯士甸道140號14樓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文藝書室：香港九龍東方街10號地下

電話：2385 5880 傳真：2782 5845

社長：馮壽松

主編：范鳳華

編輯：施 為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GENERAL OFFICE: 14/F., 140 AUSTI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BOOKROOM: 10 TUNG FONG ST., G/F., KOWLOON, HONG KONG

E-Mail: go@cclc.biz.com.hk Website: www.hkcccltd.org

Publisher: Fung Sau Chung Senior Editor: Frances Fang Editor: Sze Wai